



傷寒論疏義

三

十武  
409  
4





門中武  
第 409  
4

周氏  
杏庭

周氏

見一味麻黃即以為汗劑畏而避之豈足以窺仲

景哉宋真宗三代漢祖一長丈

發汗過多其人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

其草湯主之义初和翻悸其季翻

此論過汗胸虛之證治蓋發汗非誤而過多即誤說文义手指相錯也从又象义之形冒字作覆字解义手冒心者胸中陽虛欲為外護之象望而知其不足也說文悸心動也从心季聲巢源曰悸者動也謂心下悸動也欲得按者心下築築不寧欲得按而止之也此雖過汗亡陽然外邪已解且虛



亦為輕故與此單捷之劑以救其陽虛也  
錢氏曰凡病之實者皆不可按按之則或滿或痛  
而不欲也此以誤汗亡陽心胸真氣空虛而悸動  
故欲得按也  
山田宗俊曰汗後亡陽之證種種不同皆由其宿  
昔素常表裏有強弱藏府有虛實故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此止用桂枝甘草固表和中兩相縮合乃陽虛可

復心悸而平

松陵徐氏曰此以一劑為一服者二味扶陽補中

此乃陽虛之輕者甚而振振欲擗地則用玄武湯

矣一症而輕重不同用方迥異

劉廉夫曰案此方與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立

方之妙在于單捷錢氏則云如淺芍之補斂恐不

可少仲景立方諒不止此或有脫落未可知也此

乃後人之見耳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

棗湯主之

玉函脈經奔作賁奔賁古字通用詳於虛  
文昭鍾山札記皇國醫心方作奔狹犇乃



古奔字

此申釋汗後飲動之證治蓋其人素虛飲停今因誤汗陽更虛而飲亦動臍下悸者飲停下焦之徵欲作奔豚者飲邪發動奔豚欲作未作之間也宜以苓桂甘棗湯制水飲泄奔豚矣按難經名腎積為奔豚而論中奔豚乃金匱所謂奔豚氣名同而病異故楊氏注五十六難云又有奔豚之氣非此積病也前注不曉彼此牽湊竟有心液虛而腎邪乘之說未免刻舟求劍焉

汪氏曰蓋上條病但心下悸故用桂枝甘草湯此

條病至臍下悸故用前湯中加茯苓以引桂加大棗以輔甘草表裏兼主上下咸宜乃仲景用藥的當處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 半斤  
桂枝 四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大棗 十五枚 擘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

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爛即肝翻杓市若翻顆苦果翻



此卽桂苓朮甘湯去朮加棗倍茯苓也彼以水停中焦故用朮此水停下焦故倍茯苓多用桂枝者泄奔豚氣也更倍大棗者輔甘草以裨中土也方後先煮茯苓者凡方中專重之藥法必先煮也甘爛乃甘平熟爛之義蓋水數揚則爛熟而輕甘要取其不助水勢兼不傷中土也金匱治胃反嘔吐半夏湯亦用之而靈樞半夏湯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其揆一矣孫思邈曰治五勞七傷羸弱之病煎藥宜以陳蘆勞水取其水不強其火不猛亦是義也或問本論他方

未見用之者而此及胃反半夏湯特用甘爛水何也曰此乃上世遺方仲師撰集存其舊已宜無異議焉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蔘湯主之此汗後腹滿之證治發汗後則外邪已去而更無他證但腹脹滿者津液不足胃中生寒虛氣壅滯而爲脹滿故與此湯以溫泄之也成氏曰邪氣在表因發散則邪去胃爲津液之主發汗亡陽則胃氣虛而不能敷布諸氣壅滯而爲脹滿是當溫散可也蓋虛氣留滯亦爲之脹但比



之實者不至墜痛也

張氏兼善曰凡言發汗後者以外無表證裏無別

術止有腹脹一事而已除此之外即獲全安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蔘湯方

厚朴半斤炙 生薑半斤切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兩炙 ○舊本無炙字今據發汗後篇成本千金翼補訂

人蔘一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服

此補泄兼施之法方中厚朴味苦能泄腹滿生薑

半夏味辛能散留滯之氣人蔘以生津液補汗後之虛甘草以和其中是汗後虛滿證若徒補其虛則氣愈窒又誤攻其滿則陽益傷補固不可攻亦不可今如此方補泄并行而不相悖抑仲景之妙用也

劉蒞庭曰此證不必有停飲其用半夏蓋猶茯苓

四逆用茯苓之意如千金大半夏湯之類溫泄寒

脹諸劑皆自此方脫胎

喻氏曰移此治泄後腹脹果驗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



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木甘草湯主之舊本作白朮今據脈經刪白字

此釋吐下後飲動之證治心下胃脘之間也逆滿伏飲上溢搏實於膈也傷寒吐下後胃虛而致飲停心下逆滿者乃飲停中焦也氣上衝胸者飲邪湧逆有時而氣撞搶于心胸也說文眩目無常主也从目玄聲頭眩便俗所謂頭旋眼花是也起則飲氣更上冲故爲頭眩其脈沉緊亦是飲停之候脈經曰寸口脈沉而緊苦心下有寒又云寸口脈緊或浮膈上有寒肺下有水氣可以徵此證若誤

發汗則無邪可發而反外動其經脈故振振然而動搖振振奮動也但不論其誤汗與否總與此湯以專利水健胃也然發汗大過其證更劇則屬玄武湯非本湯可能治也

方氏曰人之經脈賴津液以滋養飲之爲物津液類也靜則爲養動則爲病宜制勝之不宜發汗既吐下後脈又沉緊而復發汗則重亡津液氣血衰耗故變如此

尤氏曰此傷寒邪解而飲發之證金匱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其脈沉緊又云心下有痰



飲胸脇支滿目眩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是也與茯苓朮以蠲飲氣桂枝甘草以生陽氣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

劉蒞庭曰案本證與甘棗湯及玄武湯並陽虛淡飲所致而甘棗湯乃其證輕而飲停下焦者也此乃其證稍重而飲停中焦者也玄武湯即其證最劇而其機與本證相近者也

茯苓桂枝朮甘草湯方

茯苓

四兩

桂枝

三兩

朮

甘草

各二兩

炙

甘草

兩炙

甘草

兩炙

甘草

兩炙

甘草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本草白字茯苓主胸脇逆氣心下結痛此朮朮健胃以滌飲桂甘和中以扶陽倘泥方中桂枝為散邪之用則悖矣

松陵徐氏曰此亦陽虛而動飲之症即玄武症之輕者故其法亦仿玄武之意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揭汗後氣血兩虛之證治傷寒發汗一法本為祛邪而設若發汗後病遷延不解反惡寒者非復



傷寒論疏義 卷之一  
表邪可知。蓋汗外泄則陰血先虛，反寒惡則陽氣亦虧。故曰陰陽氣血俱虛故也。與芍藥甘草附子湯以雙補之。惡寒而曰反者，汗後不當惡而惡也。或問發汗病不解，安知非表邪未盡邪？曰病雖不解，總無表證，表脈故知非外不解也。

錢氏曰：其脈必微弱或虛大，虛數而見，但惡寒之證如附子瀉心證類之惡寒，故曰虛故也。  
山田宗俊曰：惡寒該惡風而言，與桂枝加附子湯之惡風，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及附子瀉心湯之惡寒，皆為表虛之候。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

甘草

各三兩炙

附子

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三服

疑非仲景方

疑非仲景方五字玉函千金翼並無蓋後人誤認本證為表未盡仍宜發

汗因疑此方為非仲景意此五字屬當芟去

此於芍藥甘草湯中加附子於四逆湯中去乾薑代芍藥蓋補陰當用芍藥回陽當用附子此方芍附兼資以雙補陰陽更加甘草調和二藥而安正氣惟氣血俱虛其證頗重治當急救此乃所以宜單捷之劑也



柯氏曰脚攣急與芍藥甘草湯本治陰虛此陰陽俱虛故加附子皆仲景治裏不治表之義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此論汗下後陽虛之證治凡此等證皆是係太陽變少陰者言發汗若下之病宜解而仍不解反煩躁者是汗下俱過表裏兩虛陰盛格陽以見此擾亂之象也當以四逆湯壯陽復虛更加茯苓以扶胃氣佐人參以安元神庶幾陽長陰消正回虛復病自解而煩躁安矣條中病仍不解四字最宜着眼大抵陽之變陰外見假熱之象其現症難太認

而病多在荏苒不解之處故前章乃曰發汗病不解此又稱病仍不解也案此證與乾薑附子湯近似然彼則其病來急此則其病來緩是為異也又揆之脈證虛陽煩躁與大青龍證鬱熱煩躁屬實者判然兩途臨證之際宜仔細辨認焉  
中西子文曰此不但煩躁或有四支厥冷等證不言者蓋提方略證也

茯苓四逆湯方

- 茯苓 四兩
- 人參 一兩
- 附子 一枚生用 去皮破八
- 甘草 二兩炙
- 乾薑 一兩半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舊本作二服發汗吐下後篇成本千金翼作三服今從之

此四逆湯以復陽虛加瀉芩以補脾胃扶正氣

劉蒞庭曰茯苓前輩稱為益陰愚謂滲利之品恐無其功蓋脾胃喜燥而惡濕其燥必煖陽氣以旺其濕必冷陽氣以衰水穀淤溜津液不行苓之滲利能去水濕此所以佐薑附以逐內寒與理中之木其理相近矣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此承上文而申明汗後亦有實熱之一證也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是客詞先舉虛證以起下文胃實之義也言發汗後惡寒者即如前段所論皆是係正氣虛亡之證候而又有發汗亡其津液以致胃燥而為實熱證者必不惡寒但蒸蒸發熱是宜用調胃承氣湯以和其胃氣又不可泥為虛寒而悉用溫補也但熱者指蒸蒸發熱而言陽明篇云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可以見耳前注或改作但惡熱似非是也案傷寒變證無窮同一汗後而虛實不同則



視其人之胃氣素強素弱而氣隨之轉也仲景欲使學者之宜於詳審故先舉虛證而又示以有實熱證親切之意至矣讀此則世之偏于涼瀉偏于溫補而不知變通者其亦可以自返矣

程氏曰汗後不惡寒反熱其人大便秘實由發汗後亡津液所致病不在營衛而在胃矣法當和胃氣

程氏知曰汗後不惡寒但發熱則為津乾胃實故有調胃通津之法然曰當日與則似深有酌量而不肯妄下以重虛其津者

以上九章論發汗及吐下後虛證而結以胃

實隱菴張氏曰本經凡論虛證後結實熱一條論正氣後引邪氣一節此造論之章法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飲之之飲於鳩翻

此章當作兩截看太陽病至令胃氣和則愈是一截論胃中乾燥與水以自愈之證若脈浮以下乃為五苓散證言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者發汗過多如水淋漓也蓋因大汗出而胃中乾因胃中乾



而煩躁因煩躁而不得眠此一串而至勢之所必  
 然內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乃因胃中無津液故  
 欲得飲水止應與水以潤之則胃中和而自愈然  
 不可恣其所欲須少少與飲之猶所謂能飲一斗  
 者與五升之義恐汗後胃虛不能消水而為水逆  
 也是為一段若脈浮小便不利則是表熱未罷而  
 裏水亦蓄水熱相得而津液不能輸布故引水自  
 救即所以外有微熱內為消渴而不止也巢源云  
 消渴者渴而不小便是也成氏曰消渴者飲水多  
 而小便少者是矣謂其熱能消水也此證表熱輕

而裏水重故與五苓散以專利蓄水兼發其汗則  
 推陳致新水精四布熱渴止而小便利矣脈浮二  
 字對發汗後看彼即表證罷故其脈不浮此即邪  
 在太陽故其脈浮也案上截胃中乾而欲飲此無  
 水也與水則愈下截小便利而欲飲此蓄水也  
 利水則愈同一渴而治法霄壤若認此為彼而悞  
 多與水又認彼為此而悞用五苓其貽害豈淺鮮  
 哉經文並舉駢列為一條以申明之其旨深矣  
 錢氏曰此條當作兩截解發汗後大汗出二句乃  
 一條誤汗之總領也



朱氏曰若大渴煩躁甚能飲一斗者與五升飲之若全不與則乾燥無由作汗發喘而死常人見因渴飲水得汗小渴遂劇飲之致停飲心下滿結喘死者甚衆

五苓散方

豬苓 十八銖 去皮

澤瀉 一兩 六銖

白朮 十八銖 係後人譌補今從刪去

茯苓 十八銖

桂枝 半兩 去皮

右五味擣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如法將息

五苓散五味而以豬苓為主故曰五苓所謂去水則豕零為君者也案本條舊註云即豬苓散是證類本草引蘇頌圖經云仲景豬苓散此即五苓散也金匱要略嘔吐噦篇有豬苓散又外臺注五苓散仲景云豬苓散千金翼五味者是也聖惠方亦名豬苓散且本方以豬苓冠乎衆藥之上乃知五苓散則五味豬苓散可互證也前輩或謂五苓之中茯苓為主未知何據焉此方朮澤二苓淡滲以行水藉桂枝之辛散和肌表以解微熱外竅通而內竅利邪水去而新液生微熱消渴於是霍然矣此兩解表



裏之劑故後章云有表裏證可發汗篇云與五苓散以利小便發汗是也方中桂枝成本玉函誤脫枝字後人遂謂用桂以助腎藏蒸騰之氣大失仲景製立之旨劉崑庭曰本方移治雜病則桂之用在溫散而能助滲利之力矣蘇子容嘗論本方曰利水道諸湯劑無若此缺今人皆用之其言不誣焉

方後白飲即白米飲猶謂白粉見豬膚湯條白粥見搜神記

醫壘元戎改白米飲尤為明晰劉崑庭曰白飲即煮米泔也齊民要術煮糲條云折米白煮取汁為白飲此可以證而白飲和服者亦取其留滯以奏

效之義也凡本經用散其意皆為然方寸匕見本草序例曰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蘇敬曰正方一寸者四方一寸此作寸者周時尺八寸以此為方寸匕案蘇說見醫心方或曰其言周時尺八寸蓋以大尺量之也今據中平三年盧僦銅尺漢一寸當今七分六釐此說為是多飲煖水即桂枝湯方後歡熱稀粥之義故外臺云多飲煖水以助藥力如法將息此言服藥禁忌如前所論之法將息也陶貞白補闕時後方序錄凡四五服則一日之中量時而分均也



傷寒論疏義 卷二十一 五十一 學訓堂影印

松陵徐氏曰服散取其停留胸中

魏氏曰五苓必為散以白飲調服方能多服煖水而汗出始愈設煎法而服則內外迎拒藥且不下故必服藥如法然後可效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數色角翻

此承上文而又申五苓散之證太陽病發汗已畢而脈尚浮數知邪仍在表也煩與渴是二證參自餘諸條而可知此心煩口渴者乃亦下焦畜水而津液不輸也故與五苓散以外發表邪內利畜水此證必小便不利不言者省文也案白虎湯證亦

有煩渴然表邪去而脈洪大與五苓證脈浮數邪尚在表者迥別矣

舒氏曰脈浮數者表脈也煩渴者裏有熱也宜用石膏然必小便不利方可合用五苓散否則不可用也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此承上文揭汗出不渴者之證以別其治也言傷寒汗出而渴者先提五苓散之證以起下文也其不言脈浮數煩渴小便不利者蓋省文也若更無

傷寒論疏義 卷二十一 五十一 學訓堂影印



煩渴則其屬裡者惟是小便不利一證即裏無熱可知耳然仍有脈浮數汗出之證而小便不利則表有邪裏有水與桂枝加苓朮證頗同機而病為更輕者且以裏證殊少故取桂枝之三以和表留五苓之二以利水也

周氏曰若不渴則似無裏證人但知汗出乃在不  
知小便不利亦仍在也汗出不渴但小便不利則  
雖不利而非極赤極熱者可知  
錢氏曰此條欲言汗出不渴之治故復敘上文汗  
出而渴之症非別立一證也其不再言脈浮數而

煩渴者是承上文語故略之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 二兩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一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二服

此於桂枝湯中去大棗芍藥於五苓散中留茯苓  
桂枝其不用芍藥者因表邪輕恐滯斂而碍於癢  
閉也不用豬澤朮者因裏飲寡恐淡洩而過於燥  
滲也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



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此又承上文申水逆之證治中風惟舉發熱而不  
曰他證者省文也曰六七日則邪水內畜已久有  
表裏證表證何即頭項強痛而惡寒發熱汗出是  
也裏證何即煩渴飲水水入則吐是也此因邪熱  
入裏與飲相搏三焦失其蒸化而不能通調水道  
下輸膀胱以致飲熱相格於上水無去路於下故  
水入則吐小便必不利蓋可納者不納而當出者  
不出所以謂之曰水逆也宜與五苓散以外解內  
利令其汗出尿通則表裏俱解殆一舉而兩得也

吳氏曰五苓散逐內外水飲之首劑金匱治心下  
支飲眩冒用澤瀉湯治嘔吐思水用豬苓散止用  
二三味總不出是方為祖劑云

以上四章論五苓散證治

未持脈時病人手叉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  
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  
此聾虛紅翻

此示人推測陽虛之訣乃望問法也醫之診病必  
先切脈而今者欲持脈病人反手叉自冒心此病  
者精神已不與醫師相對望之知其胸中之陽氣



餒而不充欲為外護也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問之知其精神更虛不得上通於耳耳聾無聞也靈樞經曰精脫者耳聾出決氣篇所以然者何發汗過多陽氣大亡故也案此條詳其文義似辨平二篇疑係贗手彙插亦未可知也

許氏叔微曰傷寒耳聾發汗過多者正氣虛也

張氏曰陽虛耳聾與少陽邪盛之耳聾迥別亟宜固其陽必大劑薑附庶可挽回也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此承前段欲飲水證以更申明飲水過多及灌水

之害發汗後欲得飲水者少少與之可也若飲水過多則水寒傷於內故迫肺而為喘若以冷水灌濯則水寒傷於外然其犯肺則同故均俱為喘也王冰注脈要精微論曰灌謂灌洗盛暑多為此也柯氏曰漢時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案文蛤散條云反以冷水溼之若灌之又玉函脈經有可水篇脈經不可下篇曰脈濡而緊汲水灌其身客熱應時罷慄慄而振寒又如宋書所載徐嗣伯治房伯玉事并足以攷水攻遺法此乃仲景所以特論及之也程氏曰發汗後陽氣微而津液少其人必渴必燥



渴或飲水多燥或以水灌皆令作喘肺虛不能通  
調水道水寒上逆使然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此承前水逆證以示有胃虛之吐此證必其人素有積飲清陽之氣久虛誤汗則風藥挾飲結聚上焦以致水藥格拒不得入口是當下逆消飲雖有表邪不可更發其汗若更發之則重損陽氣水飲上逆不特爲嘔吐抑且下注而洩利矣

方氏曰逆者言諄於道也蓋不通人之性氣而逆治則亦適足以致病逆而生變故曰爲逆

又曰不止蓋甚言害大以深著致戒之意也

以上三章第二節承前欲飲水論飲水過多及灌濯之害第三節又承前水逆論胃虛痰飲之吐首節疑後人之錯也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倒音到懊烏浩  
翻懣奴冬翻

此釋汗吐下後胸中熱鬱之證治言太陽病發汗若吐若下後表邪雖去而其餘邪乘正氣不充客於上焦是以胸中熱鬱因而生煩陽氣擾動不得



眠也。虛煩、空煩也。蓋心胸無實結之謂也。千金惡阻半夏茯苓湯條云：空煩吐逆，婦人良方作虛煩，可以證厥陰篇云：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劇者必反覆顛倒，卽不得眠之甚，而爲之輾轉反側也。心中懊懣者，煩之甚也。懣，惱古字通用。成氏曰：懊懣者，俗謂鶻突，心中鬱鬱然不舒，憤憤然無奈，比之煩悶而甚者是也。楊雄方言云：愁恚憤憤，毒而不發，謂之氏憫。郭璞曰：氏憫，懊懣也。於是主梔子豉湯以涼解之矣。若更少氣者，是胃氣不足也，故加甘草以扶之。王氏曰：少氣者，氣少

不足以言也。若又嘔者，是熱迫其飲也，故加生薑以散之，是皆因時制宜之法也。

松陵徐氏曰：反覆顛倒，身不得寧也。心中懊懣，心不得安也。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摩寫病狀何等詳切。凡醫者之於病人，必事事體貼，如若身受之而後用藥，無誤。

劉蒞庭曰：虛煩之虛，恐非陽虛之虛，蓋是心腹無實結之謂，卽對結胸及胃實之鞭滿而言。

隱菴張氏曰：自此以下，凡六節皆論梔子湯之證治。



梔子鼓湯方

梔子

十四箇

香鼓

四合綿裏

○案香鼓綿裏蓋治上焦藥欲輕清不欲濃濁

也始與石膏綿裏異其義矣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鼓煮取

一升半去滓分爲二服溫進一服

舊本有得吐者止後服大字誤

今醫刪正案張志聰曰此因瓜蒂散中有香鼓而誤傳於此也

此涼解胸中鬱熱之的劑梔子苦寒輕清故能解上焦蘊熱香鼓本草苦寒無毒主煩燥滿悶且其熟爛臭烈能住梔子之力以留戀胸中二味相佐爲瀉熱清膈之聖藥也香鼓卽淡豆豉外臺引必

効療赤痢方用香淡鼓醫心方引極要方瘵積年

腹內宿結疝用香美爛鼓心注曰曝乾微熬令氣

香卽上是也

齊民要術載作鼓法曰食此自然香美矣又曰失節傷熱臭爛如泥豬狗

亦不食此香字對臭之辭又要術脯臘條取香美鼓別以冷水淘去塵穢攷晉唐古方

蔥鼓湯之屬或有用鼓發汗者而此方蓋不取於此也案本湯舊注以爲吐藥然吐本涌實今誤汗吐下後虛煩懊懣胸無實結奚用吐爲此理之較然昭著者從來不察因訛傳訛今從爲改正

松陵徐氏曰此劑分兩最小凡治上焦之藥皆然

梔子甘草鼓湯方



梔子十四 甘草二兩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草取二升半內豉  
煮取一升半分二服溫進一服

梔子生薑豉湯方

梔子十四 生薑五兩 香豉四合  
梔子筒擘 生薑發汗吐下後篇及外臺校補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生薑取二升半內豉  
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  
此皆治其有所兼之劑前方兼少氣故加甘豉以  
調其不足汪氏曰以甘緩之之義也後方兼嘔故

加生薑以宣通之生薑即嘔家之聖藥故用之也  
程氏曰若少氣者熱傷氣也加甘以補之若嘔者  
熱搏而氣逆也加辛以散之或補或散皆安回津  
液之助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窒勝  
此亦承上文論胸中窒塞之證上條言發汗吐下  
後此言汗下不及吐蓋省文也煩熱悶也煩熱即  
虛煩不得眠之互詞窒謂窒礙而不通也此亦汗  
下之後邪熱留于上焦故煩熱而胸中窒塞此證  
煩熱且窒較前虛煩等象為稍實然其邪鬱則均



故又以前方主之矣

尤氏曰煩熱者心煩而身熱也

劉蒞庭曰煩熱即虛煩不得眠之互詞攷煩本熱

悶之義故三陽皆有煩者又假為苦惱難忍之貌

如疼煩煩疼之煩是已如少陰厥陰之煩亦是也

成氏誤以煩熱為表熱以煩疼為熱疼未為當

方氏曰窒者邪熱壅滯而窒塞未至於結痛而比

結痛較輕也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

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此章亦承前論心中結痛之證傷寒五六日邪尚

在表而大下之則邪熱結聚心胸而為痛較之窒

為更甚劉蒞庭曰此證疑於結胸唯心下鞭濡為

分又前段曰煩熱此曰身熱不去並內熱外薰所

致而勢連及表耳故云未欲解也注家或以香豉

發汗有誤為表未解者失之遠矣此與前症輕重

不同而邪鬱則一故尚以前方主之也案此段特

舉大下以不及汗吐想亦係省文學者宜類推矣

松陵徐氏曰案胸中窒結痛何以不用小陷胸蓋

小陷胸症乃心下痛胸中在心之上故不得用陷



胸何以不用瀉心諸法蓋瀉心症乃心下痞痞爲無形痛爲有象故不得用瀉心古人治病非但內外不失厘毫即上下不踰分寸也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此梔鼓湯證而更加腹滿者心煩臥起不安乃上文虛煩不得眠之互詞也成氏曰滿則不能坐煩則不能臥故令臥起不安也亦通是下後不特邪鬱于胸兼胃氣壅滯以爲虛煩中滿故用梔子枳朴胸腹和而煩自去滿自消矣  
金鑑曰沉明宗曰下後微邪內陷而無痰飲搏結

故無結胸下利證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箇厚朴四兩枳實四枚  
素日枳實不去穰爲効甚速  
水浸炙  
水浸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

此於梔鼓湯中去香鼓於小承氣湯中去大黃倍厚朴枳實二方相合以清煩熱洩腹滿其不用鼓者恐泥戀而助壅也不用大黃者因胃家無實結也案如此方及枳實梔子湯皆取其下泄而洩邪



舊本此方後猶云得吐止後服豈不謬哉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  
湯主之

此梔鼓湯證而更兼胃寒者傷寒下之未必誤而  
以峻厲丸藥大下之則誤矣是以邪熱客於胸中  
而為虛煩勢連及表所以身熱不去也梔子乾薑  
合用乃清熱溫中并施之法也

劉蒞庭曰此條文略始就方意攷之當是他有胃  
寒證候要邪本不劇故被誤治不至大逆故煩既  
微而胃寒亦輕是以僅須梔子乾薑而足矣

喻氏曰以上諸證總是餘邪在胸上宜以梔鼓輕  
劑散之故用法卽有加減大槩不脫煩字之意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 乾薑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  
進一服

梔子苦寒徹胸中之煩熱乾薑辛熱逐下後之內  
寒寒熱并施溫清兼行而不相悖矣抑仲師配合  
之妙也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唐音



此服梔豉湯之戒，總乃結上文之辭也。凡用梔豉諸湯，病人未病之先，大便本自微溏泄者，知中廩素寒，用之恐苦寒損胃，坐生他變，故不可與服之。必甘溫之藥，當酌選。凡治病，輒不可不顧其中氣也。案仲景用方，必先舉其主證，而後又示不可服之禁。今梔豉乃輕清之劑，非有暴烈之品，然猶戒之曰：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嗚呼！聖人之告後人，丁寧親切，其旨深矣哉。

錢氏曰：梔子苦寒，所以治胸中之煩熱者也。若病人平昔大便微溏者，則中氣本自虛寒，用之恐寒

涼損胃，反致大腸滑泄，故不可與服。

隱菴張氏曰：丘氏曰：至此亦結胃氣一條。

以上六章論梔豉諸證。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

潤動，振振欲擗地者，玄武湯主之。

眩黃胸翻潤，儒潤。翻擗，毗亦翻，與躡。通。舊本玄武湯，作真武湯，係宋人避諱，今因脈經千金及翼聖惠方，神巧萬全方，改訂以復其舊。詳見少陰篇。

此申明汗後陽虛飲動之證。治太陽病發其汗而

不解，仍發熱者，非表邪未解，大汗後亡陽虛陽浮越於外也。心下悸者，陽虛而水飲為之動，故心下



築築然跳動也。頭眩者，水飲阻清陽之氣而不上升，故爲頭暈眼黑也。身羸動者，經脈衰弱爲飲被動，故蠕蠕然羸動也。振聳動也，擗躄同，倒也。振振欲擗地者，言聳動之甚，不能撐持，欲倒於地也。是乃桂苓朮甘證，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之意，而更加重一等者，故與玄武湯以扶陽利水也。案少陰篇曰：此爲有水氣，且本方已有苓朮，其爲陽虛飲動之證無疑矣。而歷世詮釋，惟爲陽虛不及水飲之義，抑何也。凡曰至如心滿目眩一證，劉蒞庭曰：此身羸動與大青龍變肉羸殆異矣。曰

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命匱隔上病痰條曰：其人振振身羸動是卽此也。山田宗俊曰：擗地二字，諸家紛紜，按法華經信解昂云：轉更惶怖，悶絕躄地，慧琳云：躄，倒也。脈經作仆地，字異義同。宋版注一作僻，是擗躄僻三字，古並相通用耳。

以上一章論陽虛水飲之證，疑爲前汗後虛證中錯簡。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乾音干以下六章並舉發汗之戒，而係驗之宿疾之法，此



論液虧上焦者也。蓋咽喉者津液上潮之道路而乾燥則知上焦津液不足矣。若強發之乾燥益甚為欬為咽痛為吐膿血無所不至矣。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上焦之津液有如此者也。或曰既言咽喉則口舌在其中。

尤氏曰不可發汗者謂本當汗而不可發之非本不當汗之證也。此所謂之變也。下文倣此。方氏曰末後無發汗之變疑有漏落。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此津虧下焦者也。小便淋者膀胱氣化不行下焦

液乾可知更發其汗則津液耗竭徒逼血從小便出耳。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下焦之津液有如此者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瘡

舊本瘡作瘡譌今從玉函改

此血虧軀殼者也。瘡指金瘡而言非癰疽之謂也。瘡創古字通用。此金瘡家以軀殼血乏雖有傷寒身體疼痛等表證不可輕發其汗。若誤發其汗則陰液外泄筋脈益燥即所以勁急而瘡矣。經云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瘡况瘡家乎。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及軀殼之血液有如此者也。又巢源有金



瘡中風癩候雖共由稍異然亡血成癩則一也  
劉蒞庭曰攷瘡古瘡癩之義說文曰丹楚良傷也切  
从刃从一創或从刀倉聲大除曰今俗別作瘡非  
是也據此平脈法以手把刃坐作瘡也金匱若身  
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並可與本條互徵矣  
瘍腫古功或用創字蓋假借也

徐氏彬曰仲景不另出方聽人消息金匱論註

魏氏曰此證所以解太陽之表必兼清熱葛根黃  
芩黃連湯之所以立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

不得眠衄女六翻額五陷翻眴胡綉翻

此血燥于上者也額顙也陷即大肉陷下之陷謂  
額上肉脫也脈急緊謂目系急緊也言平素慣衄  
血之家以血液脫干上分雖有表邪不可發汗若  
更發其汗則血液枯竭額上肉脫而陷下筋脈失  
養系目之脈急緊而直視矣眴本作旬說文曰搖  
也从目勻省聲史記項梁眴籍是也眠乃瞑字說  
文翁曰也从目冥冥亦聲徐曰今俗作眠非是不  
能眴不得眠乃形容直視之詞蓋睛不能轉故不  
得眴也目不能翕故不得眠也諸註謬矣



韓氏曰此人素有衄血證非傷寒後如前證之衄也故不可發汗全書

喻氏曰傷寒發煩目瞑者必衄宜用麻黃湯發汗此素慣衄血之人戒發汗以虛其虛宜兩諦之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慄音栗

此血亡於內而外隨虛之證亡血乃吐血便血及婦人崩漏帶下之類是也前段衄家瘡家并屬亡血而此再舉亡血家者蓋衄家則血燥于上瘡家則血從外失此則血從內亡也言諸失血之後陰血已虛雖有表邪不可復發汗若誤發汗則不陰

血更竭陽氣隨亡安得不身寒戰慄而振振發動邪案以上並論誤汗之變而各條不處方然邪已在表若更不發汗恐邪熱不解是雖或發汗必當顧慮其津液蓋建中新加之屬要活意變通臨證斟酌是仲景所以不預定一方也聖惠方若當發汗而其人適已失血及大下利者雖不可汗如此者數與桂枝湯使體中漿漿汗出連日如此自當解也注家不察強擬其方以印定後人眼目則守株膠柱難適從耳

成氏曰鍼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出營衛生會篇

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故寒慄而振搖



龐氏曰凡不當汗而強汗之則津液枯槁而死  
劉蒞庭曰下後發汗振寒脈微細其機相似

汗家不可發汗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

餘糧丸方本闕。恍惚見翻。呼骨翻。舊本汗家下。不可發汗四字作重一字今照前文并不可

發汗篇訂正

此液竭於表之證言平素多汗之家中下二焦俱薄表陽隨弱今更發汗則陽氣益脫是以心氣不斂恍惚搖蕩而不能自主持是謂之亂也又以下焦無水小便已則莖中澀痛也註家汗為心液解并屬含糊案禹餘糧丸原方闕今不可攷或曰此

段攷前後諸條亦係禁汗之例不須自主一方蓋與禹餘糧丸數字衍文也千金翼又無此五字其說似是

王氏三陽曰血家汗家俱指本人平時舊病言之也

錢氏曰禹餘糧丸雖闕然餘糧乃鎮墜之重劑專主下焦前後諸病所以能鎮恍惚之心亂治便已之陰疼其佐使之屬或有扶陽補虛之用未可知也愚嘗採輯後人補添諸丸為禹餘糧丸考一編今載于附錄宜參閱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虵虵音回



此論內寒證不可誤汗復反也言病人胃中原有寒偶感外邪當溫中以逐寒宜建理輩若反發其汗則陽氣愈微胃中冷甚虵不能安故必吐虵也或問胃中有寒何以候之曰脈經曰實緊胃中有寒若不能食時時利者難治此類是也或據瓜蒂散條胸有寒解為寒飲誤凡釋經文當融會不可執泥矣案傷寒虵證最多家君槐園先生嘗著虵羅殆盡學者當參攷也常氏曰可服烏梅丸郭曰宜服理中丸補亡論其隱菴張氏曰本論凡論汗吐下後必結胃氣一條

治傷寒者當以胃氣為本也

以上七章論禁汗之戒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此釋病有表裏證汗下各有先後之義復與覆古字通用復亦反也乃與下文反汗之反同意言表急於裏本應發汗而反下之此為逆若先汗而後下治不為逆也若裏急於表本應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若先下而後汗治不為逆也乃知證更見表裏治隨有緩急豈可倒行逆施哉內經曰反順



為逆

見四氣調神論

郭氏曰此為病當先汗而反先下之故為逆也若已汗而後下之者不為逆也或當先下而反先汗之故為逆也若已下而後汗之者不為逆也

程氏

知

曰言汗下有先後緩急不得倒行逆施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清通

此揭下後表裏兼見之證以論其治言傷寒醫誤下之後裏氣大虛續得下利圜穀而不止者此陽

從內脫雖身體疼痛表證仍在急當救裏其故何裏急於表也然身體疼痛則表亦不輕故清便才止仍從表治豈可緩圖乎救裏宜四逆湯以復其陽救表宜桂枝湯以解其邪本經凡曰急者急不容待緩則無及矣但本證身體疼痛原麻黃主治今用桂枝者因下後也又後章曰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救表之救字亦同此義矣案桂枝人蔘湯一條亦屬表裏不解然彼則表邪內陷裏陽將脫故治在乎雙救是則表邪未解裏陽已脫故單鞭扶之蓋雖有外證勢不得不舍之併力於此矣故



金匱藏府經絡先後病篇亦舉此條以示治法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朱氏曰大抵大便利而身體疼者當救裏大便如常而身體疼者急當救表此不可不知也

楊氏士瀛曰大抵治病如奕碁當先救急急者何救其重而略其輕也

喻氏曰厥陰篇下利腹脹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曰先溫曰乃攻形容不得已之次第足互此意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

四逆湯差初加翻

前段論表裏異病者而此又承前申釋虛寒似表熱之證治言發熱頭痛病為在表脈當浮而今反沉則陽氣素虛雖列之太陽實係少陰想是其初必麻黃附子二湯所宜酌用而醫誤投汗藥則病遷延不差以致陽氣外亡陰寒內凝而身體骨節疼痛矣尤氏曰不差者謂以汗藥發之而不差也若不敢回陽則厥逆煩躁勢所必至故以四逆湯主之蓋頭痛亦有因陰寒上冲者不得謂三陰無頭痛也案前段下利清穀而身體疼痛仍屬表熱



乃桂芍之治，此條發熱頭痛而身體疼痛，却屬陽虛，乃薑附之治，經文互舉，以示其異。然言宜四逆湯者，蓋酌量之辭也。

程氏曰：此條乃太陽中之少陰，麻黃附子細辛湯條，乃少陰中之太陽，究竟二證皆是發于陽而病在陰，故皆陽病見陰脈。

劉蒞庭曰：此證殆與附子湯相同，而用四逆者，或是以其既經誤治，陽虛殊甚，而更有厥冷等證耳。三陰無頭痛，是就經絡而言，戴原禮既辨其非正法，頭痛固有因陰寒上冲者，此卽是已。

太陽病先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胃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裏未和，然後下之。

復扶又翻。補亡論裏上有得字，然後下，補復字，義甚晰。

此亦敘表裏並見，以汗下失序之證者，蓋此段雖冒以太陽本必兼有表裏證，醫以裏爲急而先下之，後見表仍在，以復發其汗，然雖被下，表邪幸不陷，且表裏之熱亦從汗下而解，乃知其病本輕，但以汗下過當，與先後失序，表裏兩虛，而其人因致胃說文，胃蒙而前也。从目，从目，此汗下後，氣血俱虛，清陽不徹，如以物蒙蔽其頭目，卽是昏迷之義。



也。冒家汗出自愈者，津液復于表，則表氣隨和，故也。當此時有裏未和，大便或鞅者，不得不斟酌下之，以助其津液矣。然後者，緩詞也。如無裏證，可不必下也。案冒家汗出自愈，此非以藥強發之謂，乃正氣得復而後汗自出耳。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和之。諸註未瑩。

常氏曰：復下用調胃承氣湯。

龐氏曰：人將大汗必冒昧者，若久旱天將時雨六合皆至昏昧，雨降之後草木皆蘇，庶物明淨，玉册所謂換陽之吉證也。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微，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慄音栗。○舊本陰陽俱微之微字，書無攷。據下文陽脈微陰脈微推之，其作微者極為允當。故今從之。

此承上章以更演所以病自愈之義。太陽病未解，蓋受上文先下後汗而省文也。上文不言脈，故此補出陰陽俱微四字以詳釋之。振慄汗出，乃冒家汗出之互詞也。脈微二字當活看，此非微弱之微，乃邪正交爭脈道滯伏也。言太陽病本有表裏證，汗下失叙而不解，脈陰陽俱微者，以其病本輕，汗



下之餘邪正交爭而正氣欲復邪氣將解之徵唯其正氣本虛難於勝邪故交爭之際雖脈道暫時鬱伏迨其正氣既復則振振聳動汗出而解辨脈法曰其人本虛是以發戰是也更申解之曰但其陽脈之微者卽表氣之不能條達雖隨汗而自和至其陰脈之微者裏氣之不能通暢非下之則不除故曰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然言若言欲意其輕活無取於大下自在言外矣蓋汗則自得下則用藥上章但云下之而此舉其方所以互相發也案陰陽俱微是總說下邊分解陽脈與陰脈也

此段文意不晰從來箋釋但是隔靴搔癢予姑爲之解未知愜經旨否

以上五章論病有兼表裏者之義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此釋中風發熱汗出之義太陽病發熱汗出者乃表氣開泄之故榮弱謂榮氣和不病非衰弱之弱也衛強謂衛氣病而不和非強暴之強也此邪氣泛漫肌表而衛特受傷是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所謂榮自行於脈中衛自行於脈外是爲榮弱



衛強卽所以皮表益爲開洩而熱自發汗自出也  
救解救之義玉函作解可證又八正神明論工候  
救之王注救止也亦是一說喻氏曰邪風卽風邪  
勿鑿看案舊說以爲風并於衛寒并於榮則誤矣  
柯氏曰此釋中風汗出之義見桂枝湯爲調和榮  
衛而設榮者陰也衛者陽也陰弱不能藏陽強不  
能密故汗出

以上一章釋中風汗出之義攷此條玉函脈  
經千金翼并載太陽上篇桂枝湯本方後今  
在于此者疑編次之錯也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嘿嘿不欲飲  
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  
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  
者小此胡湯主之嘿音墨痞符鄙翻鞭五更翻○舊  
本此作柴案蘇敬本草注曰此是  
古柴字李時珍曰古本張仲景傷寒論尚作此胡成  
本釋音載此音柴  
皇國丹波康賴醫心方柴字亦  
作此的知古文如此  
今從改訂後並同  
此少陽初證以其來必自太陽故剝于此傷寒中  
風言傷寒或中風互文也下條曰傷寒中風有此  
胡證可以徵五六日太約邪傳少陽之時也往來  
寒熱者寒已而熱熱已而寒與太陽之發熱惡寒



傷寒論疏義 卷二十一  
寒時亦熱熱時亦寒殆異言病不論傷寒中風當五六日之時往來寒熱者邪入半表半裏之地正氣爲邪斂束而寒邪氣與正氣相搏而熱邪氣遂不能服正氣正氣亦不能逐邪氣更互分爭所以寒熱間作也胸脇居一身之半所謂半表半裏之地乃係少陽所主部位也故邪結於胸脇則爲苦滿胸脇既滿胃中之水谷亦不消所以默默然不需飲食也嘿嘿不欲飲食貌厥陰篇嘿嘿不欲食金匱又云欲食不能食意常嘿嘿然是也煩熱悶也喜嘔謂數嘔也心煩喜嘔者熱逼心間而煩裏氣

上逆而嘔此則少陽定有之證惟因其人氣血偏勝宿疾有無有所兼挾以爲病不同故有或爲諸證夫胸中煩而不嘔者熱聚而氣不逆也或渴者津液不足也或腹中痛者血澁而內寒也或脇下痞鞭者邪熱伏飲搏聚爲實也或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水停心下則悸所以小便不利也或不渴者津液無虧也外有微熱表未全罷也或欬者氣逆而嗽也凡此皆少陽兼挾之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總見口苦咽乾目眩與弦細之脈更有往來寒熱云云證則知邪已傳少陽矣故與小茈胡



湯以和解之也

程氏曰少陽無自受之邪俱屬太陽逼蒸而起故曰傷寒中風邪必逗延而後界此故曰五六日柯氏曰寒熱往來病情見于外苦喜不欲病情得于內看喜苦欲等字非真嘔真滿不能飲食也看往來二字見有不寒熱時寒熱往來胸脇苦滿是無形之半表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飲食是無形之半裏或然七譫皆偏于裏惟微熱爲在表皆屬無形惟心下悸爲有形皆風寒通證惟脇下痞鞭屬少陽總是氣分爲病非有實可據故皆從半表半

裏之治法

又曰脇居一身之半爲少陽之樞邪結於脇則樞機不利所以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食也

劉蒞庭曰苦滿者言如有物填滿而苦惱難忍此病人自覺之情非外測所得金匱有苦喘苦重苦痛苦冒等文其義相同其云胸滿云胸脇滿俱省文也或謂滿懣通果然則胸懣與心煩何別且脇而云懣意義不通其說難從

成氏曰傷寒邪氣在表者必漬形以爲汗邪氣在裏者必蕩滌以爲利其在不外不內半表半裏既



非發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對，是當和解則可矣。小芫胡為和解表裏之劑也。

錢氏曰：邪在半表半裏之間，汗之則達表之途遠，誤汗則陽氣虛而邪必犯胃，恐有讖語煩悸之變。生吐下則內陷之機速，誤吐下則正氣傷而虛邪內侵，恐有驚悸之患。作故汗吐下皆在所禁，而以小芫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裏之邪也。

小芫胡湯方

芫胡 半斤 黃芩 三兩 人蔞 三兩  
半夏 半斤 甘草 炙 生薑 各三兩  
洗 炙 兩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加栝樓實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蔞，合前成四兩半。括樓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脇下痞，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蔞，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若欬者，去人蔞，加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此湯名曰小芫胡者，對大芫胡湯而言，蓋以其用



之輕重力之大小名之亦猶大小青龍大小建中  
之例也劉蒞庭曰此胡爲物固非苓連之寒亦非  
麻葛之發然其性微寒而豁壅鬱故於清解少陽  
適然相應其力稍緩故佐以黃芩其喜嘔者似是  
派證然胃氣不安則此苓不得擅其力是所以用  
半夏生薑也人淺動輒住邪故前輩或去不用或  
曰既與芫芩相配且去滓再煎則性味混和啻能  
助胃而不敢攔補卽七味相藉以爲少陽正方此  
言似合理案外臺張文仲療消渴熱中加減六物  
丸方後云膈下滿加人蔘存致又徐洵  
溪曰蓋藥之性各盡其能攻者必攻強補者必補  
弱猶壩坎於地水從高處流下必先盈坎而後進

必不反向高處流也如大黃與人漫同用大黃自  
能逐去堅積決不反傷正氣人漫自能充盈正氣  
決不反補邪氣蓋古人製方之法  
有神明之道焉見醫學源流論

楊雄方言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是段曰  
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此胡桂薑湯半夏瀉  
心湯旋覆代赭湯之類皆然是知煎乃乾煎之義  
若其有物而煮者必謂之再煮更煮論中煎煮字  
有別如此案方後加減法是後人所增說已見小  
青龍湯條下今不敢釋也

錢氏曰少陽一證惟此一方無他方也雖有多證  
亦不過因此出入變化而已至變證已離少陽此



胡不中與之則更用他法矣雖後人之補中益氣湯及逍遙散之類其升發清陽開解鬱結之義亦皆不離小茈胡之旨也

又曰今世俗皆棄人蕩而不用以爲穩當乃盲醫不知虛實之故也惟熱盛而邪實者乃可去之或有兼證之不相合者亦可去也若邪輕而正氣虛者未可槩去也或邪氣雖盛而正氣大虛者亦當酌其去取也

松陵徐氏曰去渣再煎者此方乃和解之劑再煎則藥性和合剛柔相濟古聖不但用藥之妙其煎

法俱有精義

又曰按小茈胡與桂枝二方用處極多能深求其義則變化心生矣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嘿嘿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必下痛下之下退嫁翻

此申明上文之義血弱氣盡至結於脇下述邪入少陽之由以釋胸脇苦滿句正邪分爭三句是釋往來寒熱句倒裝法也嘿嘿不欲飲食兼上文苦滿而言藏府相連四句釋心煩喜嘔也血弱氣盡



生氣通天論云、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亦是類也、蓋正氣盛旺、邪不敢客、半表裏之地界、故必因其人氣血之不足、而乘虛以深入也、舊注以爲人之氣血、隨時盛衰、當月郭空之時、則爲氣弱、血盡、腠理開、疎之時、恐非是、盡字宜看得活、只充虛字解、脇下乃少陽部位、邪正相搏、所以必結于此也、正欲出、邪欲入、彼是分爭、所以寒休則熱作、熱休則寒作、往來有時、而不能止也、胸脇已滿、宜其不能飲食乎、藏府相連者、藏爲在上、府爲在下、上則心煩喜嘔、下則胸脇苦滿、此爲

邪高痛下、金匱論婦人之病、曰兩脇疼痛、與藏相連是也、痛者、是非疼痛之義、謂病所結處、診要經終論云、痛病必下、又原注、曰其病必下、以可互徵也、故使嘔也、句、總結上文之詞、但言嘔而不言煩滿者、蓋省文也、是小芫胡湯、乃所以和解半表裏之邪矣、

尤氏曰、血弱氣盡、腠理開、謂亡血新產勞力之人、氣血不足、腠理疎豁、而邪氣乘之也、柯氏曰、此仲景自注芫胡證首五句、釋胸脇苦滿之因、正邪三句、釋往來寒熱之義、此下多有闕文、



故文理不連屬也。於未與熱交養其不足亦同文服芫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

此論少陽傳陽明之證已畢也。渴亦芫胡兼主之一候。今服湯已而渴則邪傳陽明熱已入胃又非芫胡之所能治也。以法治之者蓋言白虎承氣各隨其宜而用之耳。

鄭氏重光曰少陽陽明之病機在嘔渴中分。渴則轉屬陽明嘔則仍在少陽。如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因病未離少陽也。服芫胡湯渴當止。若服芫胡湯已加渴者是熱入胃府耗津消水此屬陽



